

七日談

(北京篇)

吉林省有一本朝鮮文大型文學雙月刊雜誌《長白山》，創刊於一九八〇年，《長白山》雜誌的安主編約我寫卷首語，我想到了巍然的長白山，想到我曾工作過的《民族文學》雜誌一位老主編金哲，正是來自長白山並參加過抗美援朝的朝鮮族詩人……更想到了遼闊東北大地的抗日烽火，那本彌足珍貴的《周保中日記》便是最好的歷史見證。

在東北，很多人都知道抗聯英雄周保中，但或許並不知道他一九〇二年出生於雲南大理，是一位白族人，而且他原名叫奚李元。他少年時家境貧寒，但儘管家裏缺少少穿，父母仍盡力供他讀書。一九二六年，他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為了表達投身革命、保衛國家的決心，改名為「周保中」，寓意一生要「保衛中國」。

把決心變作姓名，召喚間時刻準備為國衝鋒陷陣，這是周保中從貧苦農民子弟成為革命戰士最忠誠的諾言。他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學習。「九一八」事變後，周保中從蘇聯回國，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起草《東北抗日救國義勇軍游擊運動綱領》。後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指揮了無數次戰鬥，九死一生。一九五五年，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的勳章獎章條例》，周保中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極為珍貴的是，這位鐵馬橫戈，馳騁沙場的白族將軍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東北抗戰烽火中，寫下了七十餘萬字的戰鬥日記。他以點滴匯成的記錄，真實刻寫了東北抗日聯軍創建、發展和取得最後勝利的歷史，

其中包括幾百次戰鬥的時間、地點、參戰部隊、人數、戰況及敵我雙方的傷亡。他還在日記中寫到了多達兩千餘位抗日將士的壯烈戰績，還有當時不同階層、不同社會群體在東北抗戰大舞台上的表現，有奮勇殺敵的抗聯戰士、運籌千里的高層抗聯將領、普通的農民市民，以及那些投靠敵人的叛徒、賣國求榮的漢奸以及兇殘無道的日本侵略軍等。東北抗聯在蘇聯整訓期間政治學習、軍事訓練、技術培訓及日常生活，在他的日記裏也有很多記載。

那些艱苦的戰鬥場景，存活在他的日記裏。一九三六年冬，周保中率領的抗聯第二路軍在敦化寒蔥嶺與日軍周旋，戰士們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雪地裏，只能用雪水煮麥粒充飢。他記載了：「十二月十七日，糧絕三日，以樹皮、松針煮食，戰士李福才啃凍土豆致門牙崩裂，仍笑曰『此乃日寇之罪證』。」英勇無畏的「八女投江」也出現在了他當時的日記裏：「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我五軍團書范師長於西南遠征歸抵刁翎，半月前擬在三家方向渡過烏斯渾河，拂曉正渡之際，受日賊河東岸之伏兵襲擊。高麗民族解放有深久歷史之金石峰及婦女冷雲、楊貴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軀。寶清有我聯軍第五軍第三師八團一連激戰日賊及偽蒙軍之烈士山，烏斯渾河畔牡丹江岸將來應有烈女標芳。」

周將軍當年的期待得以實現，如今就在牡丹江畔的林口，聳立着「八女投江」的英雄雕像，那青灰色的堅硬石雕，刻畫出不屈的中國女性，她們是那樣的年輕，年齡最大的才二十三，最小的才十三，有漢族，也有朝鮮族。

一九九一年七月，周保中日記由人民出版社以《東北抗日游擊日記》的書名正式出版發行，作為東北抗日鬥爭最原始的文獻，直接真

為什麼一部日記成寶藏

葉梅



◀位於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江濱公園的「八女投江」群雕。
新華社

軍事訓練，包括爆破、測繪、無線電、跳傘、滑雪、敵後偵察等特種作戰技能，為反攻東北，爭取民族解放作了一系列準備。

歷史證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早在同一個戰壕裏，抗戰勝利也是

世界人民爭取正義與和平的勝利。有着刻字的望遠鏡連同鏡盒與紙條作為一級文物，現珍藏於黑龍江省博物館。

在東北各地的博物館裏，還有很多令人追思的抗戰文物，抗聯女戰士的織補針，用日軍子彈殼磨製，針尖仍帶着血絲，旁邊放着半塊未織完的毛襪，襪底繡着「驅逐日寇」；朝鮮族群眾的送糧證，一九三八年簽發的：「韓哲洙送玉米三斗，土豆五十斤，獲抗聯第七軍頒發的『救國勇士』木牌」；用樹皮寫下的《關於東滿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字跡被血跡浸染；鐵盒裏裝着半截鋼筆和一張油印的《東北抗日聯軍歌》歌詞。歌詞末尾用朝鮮文寫着：「金哲鎬，一九三九年冬，於長白山」……

周保中日記與這些文物均成為寶藏，歲月遮不住它們的精神光芒，正如明代李贄《焚書·復焦弱侯》所寫「至其真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係精神骨髓所在。」其愛國主義的決心和勇氣代代相傳，如洪鐘大呂在不同的時空裏迴盪。

伊朗的女性

生是女性。如果這個數據準確，在中東地區恐怕是獨一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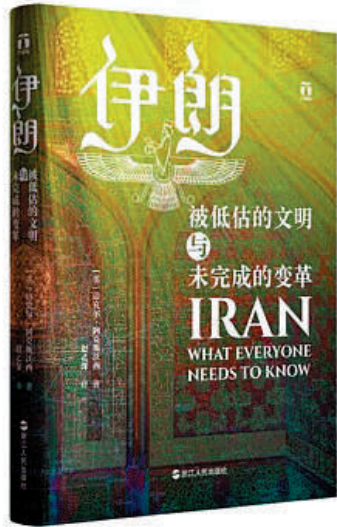
內地某專欄作家去年到伊朗，特別關注當地女性的衣着，他寫道：「相比較2022年底的上一次伊朗行，這一次德黑蘭給我的最大衝擊之一，是女士，特別是年輕女性的着裝。即使是在政治色彩濃厚的革命大街上，不穿長外套、不戴頭巾的女士已經是時常可見，穿短袖的也並非罕見了。在德黑蘭北部的富人區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英國學者邁克爾·阿克思沃西（Michael Axworthy）在其所著《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IRAN: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2017年，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一書中指出，伊朗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之一，也是為數不多仍保持着自身文明獨特性的國家。他指出，伊朗的女性在這個「伊斯蘭化共和國」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伊朗有超過一半的教師是女性，在很多伊朗家庭，

由於更高的教育水平，妻子的收入高於丈夫，他還引述其他學者的觀點，指伊朗進入「女性一代」。在他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伊朗政府第一名女發言人阿夫哈姆已經頻頻亮相。

邁克爾是一位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專攻伊朗歷史，曾擔任英国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伊朗科主管。他在書中專門就一九七九年以來，伊朗社會中女性地位有何變化這個問題，作出具體回應。邁克爾從一個西方學者的視角，以問答的形式介紹伊朗這個古老國家的前世今生，包括伊朗為何背離西方世俗化發展模式，轉向政治伊斯蘭？與以色列、美國的恩怨，和黎巴嫩真主黨以及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的關係等等，這本書沒有高大上的學究氣，對於阿拉伯國家以外的人們讀懂伊朗很有幫助。值得一提的是，邁克爾指出，伊朗遠不能被稱為一個獨裁國家，而應稱之為一個「帶有家長制作風的伊斯蘭半民主國家」（a paternalistic Islamic subdemocracy），他似乎在證明美國和伊朗之間是「文明的衝突」。

作者提及伊核問題5+1談判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達成協議，高度讚賞伊朗最高領導人和奧巴馬政府雙方排眾議，作出妥協。「也協議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國和伊朗雙方共同看到了危險的前景，考慮到持續的對抗和矛盾升級可能引發的後果，所以各自決定讓步，以對話代替對抗」。但特朗普就是不受伊朗，第一次入主白宮時，於二〇一八年單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問題協議，今年二進白宮之後，以伊就爆發一場「十二日戰爭」，而特朗普終於對伊朗大打出手。



◀邁克爾·阿克思沃西著《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鳳凰衛視「風雲對話」節目播出該台駐德黑蘭女記者李睿六月十八日對伊朗政府女發言人穆哈傑拉尼的獨家專訪，據悉，由於擔心以色列導彈襲擊，專訪地點不是在伊朗外交部或其他政府大樓，而是在一處住宅區進行。戴深藍色頭巾、身穿黑色穆斯林女性長袍的穆哈傑拉尼侃侃而談，在談到國際社會對於以色列猛烈攻擊伊朗的反應時，她感謝中俄的支持，稱西方不值得期待，強調「伊朗從未尋求戰爭，但將堅決行使正當保衛權」，語氣不卑不亢。兩位女性的「風雲對話」，讓全球觀眾在以伊危機爆發之際，及時了解德黑蘭當局的立場，李睿的專業精神令人敬佩，這個專訪打破西方媒體對以伊危機的話語壟斷，提供多一種視角和聲音，別具意義。而穆哈傑拉尼在戰火紛飛的時刻保持鎮定，冷靜回應，令人感覺伊朗政壇上的女性不容小覷。

伊斯蘭國家女性的社會地位普遍低於男性，在一些伊斯蘭國家，女性接受教育和參加工作的權利受到限制。伊朗自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實施伊斯蘭法律，但在政府、議會和大學都不乏女性身影。事實上，穆哈傑拉尼並非該國第一個女發言人，早在二〇一三年伊朗就誕生歷來首名官方女發言人，名字叫阿夫哈姆。伊朗第一夫人賈米勒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談到女性在伊朗的社會地位高，與普遍接受良好教育有關。有資料顯示，九十年代初的伊朗就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大學畢業生和近三分之一的博士

如是我見
一心

近日在報章上讀到關於芬蘭指揮家佩多高斯基（Tarmo Peltokoski）的訪問，這位年僅二十五歲就將接任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的年輕音樂家，在訪談中展現了對指揮哲學的獨到見解。他直言不諱地表示，指揮最大的挑戰是「時差」，而對香港的天氣則坦言「不喜歡」。這種率真的態度，我覺得非常可愛。

佩多高斯基將指揮的角色定義為「團長的守護者」，他認為「樂團中一百位樂手就有一百種想法，指揮的職責是協調這些不同的聲音，需要團結各人

使樂團運作」，這種觀點，與我對音樂演繹的理解近似。

在音樂演繹的過程中，作曲家、指揮、樂手各自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曲家創作樂譜，如同建築師繪製圖則；指揮家則要將這份圖則轉化為立體的音樂建築。但值得注意的是，指揮家一方面要理解作曲家的意圖，亦要與樂手們共同再創造。

特別值得思考的是佩多高斯基對「芬蘭人不太喜歡說話」的自我認知。這或許正揭示了芬蘭指揮學派的獨特優勢——當言語退場時，聆聽的敏銳度自然浮現。這讓筆者想到，用耳朵思考，用手勢對話——音樂演繹的最高境界往往超越語言。指揮通過肢體動作、

眼神交流來引導樂團，這種將沉默轉化為藝術語言的能耐，或許正是芬蘭盛產優秀指揮家的密碼。同樣地，樂手們也不是被動地執行指令，而是帶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參與其中。

佩多高斯基期待與港樂建立「musical friendship」的願景，道出了音樂不是指揮一個人的獨白，而是所有參與者之間的對話。當他說「世界或許會變，但藝術永存」（The world might change but art stays）時，正是在強調：當作曲家、指揮、樂手和觀眾的心靈在音樂中相遇時，藝術的魔力便自然顯現。音樂演繹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在每一次演出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科倫坡郊區的野生水鳥

近日在斯里蘭卡科倫坡郊區拍攝的紫水雞。
新華社

市井萬象

創造「主場氛圍」

來柏林這些年，身邊打網球的人不少，印象中這些網球迷們時常結伴去英國看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或者去巴黎看法網。而柏林網球公開賽（官方稱WTA500柏林站），這是第一次在華人中引起大範圍的關注。

這個事情是怎麼「吆喝」起來的呢？因柏林一位喜歡「日常追星」的小夥伴在華人群裏喊了一嗓子：

「鄭欽文要來柏林打柏林網球公開賽了。有一起的小夥伴兒麼？」

這種大家可以一起舉國旗去加油的活動，可謂一呼百應。不論是喜歡網球的還是喜歡湊熱鬧的，都爭相買票參加。等我後知後覺去搶票，才發現半決賽和決賽的票都沒了。我身邊熱愛網球的閨密說，前兩年這個比賽的票都很好買的呀。

不管怎樣，柏林網球公開賽終於來了。六月中旬的柏林已經有些炎熱，而決賽日更是碰上幾乎創紀錄的三十四攝氏度高溫。這火辣艷陽搭配上柏林華人們打了雞血般的熱情，柏林網球公開賽場內外都相當「燃」！

大家有的分享在街上偶遇鄭欽文，有的邀約一起在現場舉國旗。當得知鄭欽文因傷退出比賽，大家雖有些小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並把更大的支持給予了另一名中國選手王欣瑜。王欣瑜真是一點沒辜負柏林「父老鄉親們」的重望，爭氣地一路爆冷——先後打敗世界排名第二的高芙、西班牙名將巴多薩和排名第一的薩巴倫卡，直到決賽惜敗捷

克選手雲杜蘇娃。

柏林網球公開賽不按比賽場次買票，而是按「天」買。就是買哪天的票，就可以在那裏從早看到晚，性價比極高。我們只買到四分之三決賽的票，可以上午看兩場——賈巴爾對陣雲杜蘇娃，王欣瑜對陣巴多薩；下午還有兩場，其中薩巴倫卡和萊巴金娜的對陣引起球迷極大的關注。

這是我第一次到這個比賽場地——格拉芙球場，這個緊鄰湖泊的賽場在球場座位便能看到清澈的湖水在陽光下波光粼粼的樣子。清風徐來，好有靈氣的場地。

賈巴爾和雲杜蘇娃的比賽打得精彩又膠着，現場球迷都輪番為落後的一方鼓勁打氣。後來賈巴爾不敵狀態頂峰的雲杜蘇娃，遺憾落敗。

後面一場是王欣瑜的比賽，好多華人自發前來，並且聚在一起舉國旗為王欣瑜加油，說「我們要給她創造『主場氛圍』！」王欣瑜身材高挑一襲黑裙，紮個馬尾辮，活力滿滿的樣子。也許是頭一天打敗了世界排名第二的高芙，或者真的感受到了「主場氛圍」，王欣瑜輕鬆拿下幾乎所有的發球得分。我們正看得舒暢又放鬆，非常享受的時候，對方球員巴多薩突然以身體原因退賽。跟王欣瑜和裁判握手後，巴多薩狼狽地把網球拍砸向地面，氣呼呼地離場了。

這半天的比賽，從進展激烈的第一場，再到第二場的一邊倒，再到戲劇性地球員摔拍子退賽，也算是感受到了「五花八門」的球場氛圍。

五星紅旗一次又一次在看台上飄揚，是為我們的運動健兒加油，也燃起了我們心中對祖國拳拳之心的火焰！